

濂亭集



濂亭文集卷五

武昌張裕釗廉卿著

詩山 山館

贈道銜湖北升用知府荆門直隸州知州李剛介公殉

難碑記

自洪楊之亂起賊先後輻入湖北者五而省城凡三陷  
文武官吏死者不可勝紀若宣城李剛介公則其尤可  
為悼惜者歟公諱棟字紫藩幼從侍厥考松江府君官  
舍久之遂明習吏事又益考求往古成敗得失與當世  
之務無所不究以國子生試順天屢躋入貲為縣令道  
光二十六年選授湖北公安縣知縣咸豐元年調孝感

明年調鍾祥其冬粵賊自長沙輔岳州犯武昌所在奸民相嘯競起鍾祥馬騾子諸匪黨及襄陽之郭大安天門之蓋天王皆巨盜劇魁黨眾大者萬餘小乃數千公親教練壯士千餘人捕馬騾子等數十人斬之偵知郭大安謀以眾數千奔粵賊設伏閒道擒之以歸乘大霧掩擊蓋天王悉俘其眾當是時武昌漢陽相繼陷楚中大震卒上游諸郡帖然無恐者皆公討平諸盜之力也明年賊大掠東走省城復大府以公事入奏擢荆門直隸州調署江夏縣鍾祥數萬人守安陸府署及公署請畱公出諭眾眾泣公亦泣是歲裕釗以新甯江忠烈公

聘至鄂城忠烈及鄂中大吏交口一聲稱湖北八州六十縣無李令比者會粵賊林鳳祥等自豫入楚陷黃安趨麻城公以兵馳往擊賊黃岡之鵝公頸江口地大破之窮追至安慶與安慶兵夾擊盡殪諸賊還值宿松警復破賊下倉埠

爲營將事奉木主師賊中故公爲繼

詔以知府升用

育收公安李鳳麟之

賞戴藍翎踰月賊復自江西大至寇廣濟之田家鎮湖北糧道徐君豐玉漢黃德道張君汝瀛檄公往連戰皆捷最後戰他將畏懦不進公卽率所部渡江擊賊賊敗走孤軍追之賊還戰又敗益追至富池口賊知公軍無

繼者分舟中賊登岸襲其後公引就水軍水軍走左陷  
淖中賊乘之與所部八百人皆鬥死咸豐三年九月十  
日也越日而田家鎮不守賊遂長驅西上復陷武昌鄂  
中所在糜沸矣事聞

詔贈道銜褒卹有加公安孝感鍾祥之民家祭巷哭如  
喪其親醵金錢爲營佛事奉木主祠廟中始公爲縣所  
至於其地遠近夷險豐耗民俗醇訛奸蠹根株人所疾  
苦盡知之所爲治行之出於至誠人樂爲用雖至頑族  
皆感涕願效死力故於公之殉難以死哀思之無不至  
者裕釗以往歲至鍾祥距公死難之歲十有四年矣鍾

祥人人爲言公治鍾祥事皆曰吾鍾祥人  
本朝踰二百年縣官數李公獨第一惜也殉難死去吾  
鍾祥數月耳語次淚熒於眦裕釗因益嘆公德入於人  
之心久而不忘至於如此同治二年湖北大吏復奏公  
死事甚烈在官政績尤卓著請令宣城及死事所建專  
祠祀之

詔可予諡剛介五年其孤鹽提舉銜湖北候補通判襲  
雲騎尉雯走書裕釗請爲公殉難之碑將勒之於富池  
曰富池口在興國州東北六十里水經注所謂江之右  
岸富水注之者也爲序而銘之曰

臯臯訛訛有百其侶皆壽而康乘車曳組傑出有公萬  
目環之翦奸迪蒙迺父迺師天乎何爲民之無賜殲我  
賢良自今疇恃人之賢公曰善爲吏吁公之有百始一  
試克究厥施維正平其厯暨舉密爾此刻蘇國時  
國之芘富水之濱溥陽之瀆豐碑玢璘大江沄沄流公  
之名千祀有聲  
誥贈奉政大夫山東長山縣知縣黎府君墓表  
君諱安理字履泰號靜圃姓黎氏先世自蜀之廣安遷  
貴州遵義爲遵義人考諱正訓廩貢生以君子貴贈奉  
直大夫妣鄒氏贈宜人君生而家窶貧繼祖母悍戾無



人理嘗取毒蠱內君口又誘之溪旁推置水中皆瀕死  
獲救蘇贈君旣以不容常外出後遂遠館四川灌射洪  
鄒宜人亦逐居母家君齒甫十歲獨畱繼祖母所督課  
之過於成人晝則刈薪芻刃傷指幾斷夜使舂舂不舉  
繩碓首挽踏之刻宵盡米三昏乃罷日食恆不飽泣諸  
鄰鄰惻然飯之已少長鄒宜人乃復歸則日從宜人齋  
栗事祖考及繼祖母祖考古質木彊老人也繼祖母又  
益責君備稍不合詈楚隨下君屏息竦待益謹以邀恬  
無怨言鄒宜人旣歸而憊益甚所居室榻連於爨轉側  
不容足重積勞嬰錮疾尤苦操作君常分仕勞辱以貧

故復躬負販供羞膳又以其閒習舉子業多授徒至數十人稍閒輒歸佐治家事左右往來周章恆挾一冊就薪火或置鄰閒誦之庭無缺供館無廢業閒值嘉會燕御親賓獨身佐鄒宜人代治菓脯飲饌之屬米鹽凌雜條次無遺如是者歷三十四年用能得祖考歡訖祖考卒殫力營葬鬢髮爲白至乃繼祖母之歿侍疾連晝夜不倦治喪事一無闕違人人歎息稱願以謂至難能者也贈君之館於灌也竟客死葬焉君於祖父母旣以尊親之故無敢疾怨又絕痛父母遭值屯艱所不忍言私獨銜恤飲恨贈君旣卒歲時走灌縣終日繞墓彷徨夜

則臥墓側時時悲號泣下惻感行路又以兩弟遨放不  
返亡不知所如鄒宜人以爲大戚君則徒步走數百千  
里出入黔蜀歷二十餘郡縣卒迹仲弟得之而其季竟  
不歸遺一子愚甚三年不能識一字而君撫之如己子  
其後鄒宜人瘡病困夜不能寐爐火坐達旦以爲常服  
食臥起一自君調護親意所需冥會逆合未發輒喻乃  
益具酒食召宗親相過從晤語以順適親指婁婁道往  
事至有可傷者鄒宜人泣君亦泣侍坐皆相顧泣然如  
是者又數年而鄒宜人卒君於是精力瘁做志亦益恫  
矣君生平遭遇不幸人倫之變毒酷慘絕之境萃於一

身而處之壹無不盡如史傳所記孤臣孽子奇節至性稱於當時而傳誦於百世其困躓危苦或未至若是此天下之至行也君以乾隆己亥舉於鄉嘉慶戊辰大挑教諭永從復選授山東長山縣知縣越四年告歸己卯十一月辛未年六十有九卒道光元年十二月甲申葬下沙灘大林山君長身鐘音讀書日數行下貧無所得書書皆出手寫於經易史通鑑尤致精制舉之文上逼國初諸老爲人方直剛毅鄉邑以爲模楷歸田後里中無少長咸稱之曰長山公其令長山著稱廉明家居惠澤周於閭里尤熹急難從兄某以事罹法君往救出之

道墜崖幾死友人厄遠所求援君立馳赴迫夜困極遂  
宿亂冢閒不悔亦不德也諸所爲世或以此稱君然於  
君抑末已君所爲書曰四書蒙講夢餘筆談鋤經堂詩  
文集合若干卷藏於家配楊宜人子二恂嘉慶甲戌進  
士雲南巧家廳同知愷道光己酉舉人貴陽府開州訓  
導皆有潛德邃學女子六長適周善萃次適縣學生張  
顯謨次適鄭文清次適國子監生詹祖榮次適舉人吳  
朝東次適張欽吳孫九人兆勳湖北隨州州判兆熙國  
子監生兆祺軍功保舉候選知州加知府銜  
賞戴花翎兆銓雲南姚州知州  
魚肅斌豐辛文舉人

賞戴花翎兆普翰林院待詔銜庶燾咸豐辛亥舉人庶  
蕃壬子舉人兩淮候補鹽大使庶昌以諸生獻書於

朝特予知縣分發江蘇保擢直隸州知州庶誠從九職  
銜多以文行知名曾孫十七人其賢者曰汝謙好古學  
光緒乙亥舉人烏乎由君之爲報施之說信有不誣者  
黎氏之大孰知其所極至哉君歿且六十年而墓刻有  
待庶昌故與裕釗友善又有新特之好狀君行義來告  
曰有若吾祖之德泯不昭於紀載誰謂世有醇懿卓絕  
若是者乎於是獨論君之至孝大節殊特古今者使揭  
於阡訊於永永無極之世武昌張裕釗表

知府銜洮州廳撫民同知劉君墓表  
君姓劉氏諱詩字古愚號松坪湖北鍾祥人祖某國子  
監生考鵬起縣學生性耆學尤精方書人以疾請者無  
風雨寒暑必往視又益備藥物楷薪壺罍之屬以給諸  
貧無力者使卽其家煎飲之所利益甚眾時人爲之語  
曰欲得活劉公藥有子四人長詳次誼次卽君次詢誼  
成嘉慶庚辰進士官至宗人府府丞祖考兩世累  
贈通奉大夫君少承父兄之業刻志勵學苦資鈍不能  
記憶每讀書取一紙糊之案上屢夕哦誦至漫滅不可  
讀乃更一紙有遺忘輒自扶其手攻苦如此嘉慶戊寅

同從子兆玉舉於鄉道光壬午成進士以知縣發甘肅  
歷署皋蘭平羅狄道諸州縣所至稱治調署巴燕戎格  
廳通判地故接邊徼土番雜居號爲難治君上書總督  
那公以謂制馭之策莫若募熟番從事以省追捕之難  
勒蒙古精銳以補防守之缺那公韙之未幾補兩當縣  
至兩當數日檄署山丹是時兵討回逆州縣吏其億過  
竟

王師徭役芻糧率不能辦治山丹尤甚君至則察吏胥  
之爲奸利致丁夫官馬亡匿者痛懲艾之明日應役者  
踵相躡至軍行如流事已還兩當任其後再調署平羅



又當署鹽茶廳同知及靜甯州知州皆仍復任前後任  
兩當凡九年治崇簡靜民以乂安在平羅躬督役脩數  
渠立大雨中三晝夜不退渠成民賴其利久之調甯夏  
縣甯夏渠工故事歲令民捐脩例一民一夫水利同知  
某思漁利甚巡道改一民二夫榜示通衢甯夏民大譁  
眾萬人圍巡道署且致變君聞立單騎馳往諭之眾羅  
拜曰此真吾父母官也悉解去君亦卒爲請於巡道如  
舊例是時大府行閱邊兵未至甯夏數百里聞緣道居  
民謹呼稱甯夏劉知縣大府歎異旣至加敬禮焉頃之  
擢洮州廳同知以捐脩洮州城加知府銜署平涼府知

府數月仍返任道光二十年以疾告歸三十年九月某  
日卒於家春秋六十有八配范恭人繼配陳恭人又繼  
配孔恭人子四人某某孫五人曾孫一人以某年月日  
葬於某所始君爲吏所至皆有聲顧以抗直忤上官意  
故久不得調其後乃稍遷卒亦未大顯遇不遇命也君  
自於所守得耳使君稍貶其故偷爲一切以赴時俗之  
所賢亦烏知其遂有進於是耶然世或以君所守爲戒  
力反之以徼幸於一當終其遇若否抑豈彼之能自主  
哉然則君固贏於人人者已武昌張裕釗表  
代 誥授通奉大夫江蘇布政使倪公墓碑

公諱良曜字孟炎號濂舫安徽望江縣人曾祖諱某祖  
諱某國子監生考諱某候選布政司理問皆以公貴  
贈如其官妣皆

封太夫人理問君篤於行義值歲大旱輸麥以賙餓者  
所全活不可計數又嘗捐錢萬緡築濱江堤以寓賑貸  
請官治之而不有其功有子六人而公爲長公少從伯  
父教授君謨於鳳陽學舍教授君故阮文達公門下知  
名士也藏書號稱極富校讐之役恆以委公由是得遍  
覽墳籍又益從教授君執友洪稚存鮑雙五諸公游聞  
識益擴年十六補學官弟子旋舉嘉慶癸酉拔萃科

廷試二等選授江甯縣學訓導舊時任學官者類耆年  
謹迂而公獨年少以明練強力能有所堪任重於上官  
道光元年俸滿擢知縣以理問君憂歸服除選授雲南  
宜良縣知縣調補廣西靈川縣又調臨桂以大吏薦除  
龍州同知又遷江西南安府知府調知南昌府事遂擢  
江蘇蘇松督糧道嘗權江蘇按察使又再權布政使前  
後任蘇松督糧道凡七年始公爲縣令至郡守所至以  
才能著稱吏民弭服於龍州誅土豪劉志友兄弟二人  
於南安盡力弭粵東壤界之盜於南昌壹完復屬邑堤  
防郡無水潦之患及任蘇松督糧道而蘇松賦故爲天

下劇其後重設海運益殷以鉅公入走運渠三治海運  
無毫髮愆失又相度白茆滸浦諸水道排決淤澱導蘇  
常二郡之水以入於海置石閘以時啟閉至今以爲長  
利益公凡所任官於職事無所不辦治廣西及兩江大  
吏爭推公以爲能吏而權按察時遇事變賴公力遽遏  
亂萌尤以聲最於吳中初設海運也糧艘水工以失業  
譁於巡撫轅舉城皇駭公故歲將漕運有威惠於其眾  
立召唱裋數人曉譬壹解西洋夷人以傳教爲青浦民  
所拒殲其數人大譟要致青浦民於辟且揚言不者將  
遏滬上糧艘無入海巡撫恐憂命公往公至則直登夷

舟或尼之不聽當是時夷勢張甚伺公登發巨礮以迎  
海波震沸從者怛懼失色公夷然不爲動直剖示以曲  
直所居許爲責青浦民以示懲耳夷人遽折服青浦大  
驩而糧艘以無稽期連三事微公事幾殆江南置吏益  
推其能又歲滿當遷由是遷甘肅按察使是歲咸豐元  
年也入公以爲論夷而蘇察和戲事變厥公代數歲  
覲對漕事稱官然輝事無他不職官亂西又兩公大  
旨會浙漕船滯復有官置不聞以耕賦關軍令以爲是  
詔調補江蘇按察使卽治浙漕旣蒞任而疾作力疾益  
綜諸務浙漕以濟居無何而粵賊陷金陵乃復以公爲

江甯布政使又代辦江蘇巡撫且一月返布政以前巡撫及布政使截留漕糧若干石未以聞公與有責得旨降調仍留治海運而公以劬瘁積久重寇亂起鎮撫防禦旁午萬端疾乃日益劇不可爲矣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卒於蘇州春秋六十有三公配太湖張氏

封夫人子三某某官某某官某諸生女三人孫三人某某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公所讀書甚眾耳目經歷輒能口哦生平無聲色貨利之者雖身歷顯宦而被服其養有如常時苞苴間遺一不及門始終服官四十年家無贏儲銘曰

公實穎茂擢出自少彬或其文瓊佩有耀出筦郡邑威  
 德竝耀飾以儒雅厥聲彌劭周歷南服洵膺遷調事藜  
 芬絲奸穴奧窆公來披之如疾獲療駭機將發睽暘騰  
 進徐擢其芒瞿視驚掉祇勤昕宵謹秉機要名聞洋溢  
 四遠流照謂當益顯遠耀

嚴詔為人受疵壘匪我召終其勤能

帝心燭燎胡遂實沒使走相弔萬代千齡永閱崖峭銘

此豐碑惟德之肖

廬江吳徵君墓表

徵君諱廷香字奉璋一字蘭軒先世故涇茂林吳氏遷



廬江爲廬江人祖某父某皆武生咸豐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徵君以優貢生爲邑人推舉應  
詔廬江吳徵君之名聞於一時三年粵賊自楚東下陷  
安慶省城廬江土寇大作邑團練鄉兵推徵君爲督擊  
土寇於邑之北鄉擒其渠斬之盡破碎其黨粵賊亦奔  
安慶去長駐至金陵陷之其夏賊復自金陵西上再陷  
安慶皖北數百里皆震徵君乃復倡義團練得義勇六  
百人而自率三百人守梅山黃姑閘以遏江路之賊當  
是時官吏兵民所在迸散賊遂自安慶北犯桐城舒城  
巢縣無爲州相繼淪沒獨廬江以團練爲賊憚不敢入

十一月廬州復陷安徽巡撫江忠烈公忠源死焉皖中  
益大賊而廬江以練餉匱眾不支稍稍散去訖十二月  
晦而廬江亦陷矣徵君憤且泣自必終當一得當殺賊  
以報報北北雙雙百里百里皆皆盡盡始始昏昏代代更更卧卧楚楚國國棘棘野野與與六  
國會明年二月提督和春擊賊廬州大克之七月提督  
秦定三之兵大捷於舒城紅單船舟師復自海道入掘  
東西梁山江路絕賊羣眾北趨諸州縣守賊少而是時  
曾文正公方率大軍自岳州乘勝趨武昌所至克捷徵  
君聞則蹶然以起謂誠以此時出賊不意攻縣城克之  
因益與長江上下及諸路官軍相聞合謀以圖皖中賊

可大殄也召募得三千人與外委熊允升率之趣縣城  
益密約舊時勇目居城中者朱大標爲內應以八月晦  
大破賊盡殪其眾賊渠任大剛走追斬之縣城復大江  
東西以兵攻克城邑自徵君始也城旣克而安慶桐城  
無爲州巢縣諸屯賊四面至環城急攻徵君出擊之屢  
有所斬獲居無何賊率大眾自江路來攻先是徵君豫  
乞救於廬舒大營久未報及賊大至何觀答桂珍檄知  
縣蔡萼沈承貽以六百人自六安赴援至則縱兵大掠  
及出戰遇賊卽返走賊益大焚掠四野火光燭城中府  
君夜登城望椎曾泣曰吾志清逆亂不克遂而重禍吾

鄉人援兵不至來者非人吾故死此耳亂將若之何居  
數日糧竭萼承貽夜遁走城尋陷徵君率眾巷戰眾皆  
潰獨張道全陳長有徐新業三人者從遇賊十字街力  
戰死之道全長有皆從死獨新業爲賊得後逃歸述徵  
君死事故甚烈而外委熊允升亦同日死事

聞  
詔建專祠於廬江

賜祀祭

予雲騎尉世職徵君死賊勢復大張廬舒大帥頓兵久  
無功紅單船舟師以乏餉尋卻退曾文正公討賊至九

江亦失利移軍入江西皖中千里土崩魚爛矣徵君配  
張夫人生子長慶旣長復糾合義舊從討賊其後曾文  
正公暨同時諸公先後克定諸行省粵賊平長慶以從  
征有功累官至提督於是  
贈徵君及其祖父皆振威將軍而廬江之人以長慶繼  
有守縣城功嘉徵君之有子而益慕思徵君之烈眾言  
諸安徽巡撫請於  
朝於是復  
追贈徵君四品卿銜始徵君爲諸生與桐城戴存莊鈞  
衡馬命之三俊以學問文章風節幹濟相期尙進退必

於禮義益究切當世之務慨然欲有所立於時者也爲  
人敏達沈毅偉貌美鬢善言論見者竦動初謀起義  
或危其事尼之徵君掀髯笑曰如若言亂將誰拯耶其  
人攝然及守廬江事急將自裁或奪刀請速行益抗聲  
曰復城守城吾義也城陷而走義何居焉出城一步非  
吾死所也乃卒抗賊以死徵君之死年四十九矣旣死  
邑人徐良有求得其喪藁葬之城外越三年咸豐六年  
某月日長慶改葬徵君於鼇戴山之陽又三十有三年  
乃求爲表墓之文於裕釗白軍興以來文武搢紳至於  
士民遘會禍亂而死者何可勝數雖其人非素厲名節

一旦不幸倉卒以死既已捐軀喪元不及賊汙君子則  
壹從而褒之至乃忠誠激發內斷於心義不苟倖視死  
如歸則其尤可尙歟非守死善道知命不惑之君子未  
之能也若徵君者是已其志之定久矣烏乎名義之大  
死生之際千古之榮辱一息耳士志行學守不素裕一  
日存亡禍福顯臨其前猝焉以爭決此一息者難矣哉  
光緒四年十月武昌張裕釗表

汝南通判馬府君墓表

君諱樹華字公實號篠澹先世故六安趙氏明永樂中  
文學諱驥者贅於桐城馬氏蒙馬氏族姓爲桐城人而

趙氏之先實固始祝氏也既蒙馬氏居桐城遂稱桐城  
望族科第仕宦相繼世有聞人曾祖翮飛國子監生舉  
孝廉方正不就以樸學醇行主講席吳中學者稱一齋  
先生祖春生候選訓導考邦基國子監生兩世皆以君  
貴齊士厥厥臨臨其前終焉也贈朝議大夫君嘉慶丁卯副榜貢生以直隸州州判發  
江西丁朝議君憂歸服除越數年權河南清化通判補  
汝甯府汝南通判以母左太恭人老乞養歸咸豐初粵  
賊之亂起君倡邑人糾義勇禦賊戰敗爲賊得以刃脅  
降君君不屈遂罵賊以死咸豐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也



年六十有八事

聞

詔崇祀昭忠祠

賜卹蔭有加君自少讀書則厭薄世俗之學聞鄉先輩  
流風遺躅心獨慕嚮之既長從姚姬傳先生游益研精  
聖籍博稽典章文獻及古詩文家徑涂指歸皆擧取其  
要旨其後除喪入京師復從姚伯昂總憲陳碩士侍郎  
顧南雅通政徐星伯汪孟慈太守暨諸方聞長者以文  
學風義相尚學術益進名譽益聞蓋君之學主於考求  
遺經辨證是非得失期協乎心之所安而實能踐諸行

事以是飭於身亦是以行於家施於有政其在官所至有威惠民用洽和於時大吏若善化賀公長齡候官林文忠公皆雅重君文忠尤以君屈於下僚不盡其用爲君惜也其居家遭朝議君喪喪祭一遵古禮孝奉其母仁畜其弟自乞養歸蠲治室廬雜蒔卉木歲時偕其弟躬挽輿奉左太恭人日游其中以爲樂益篤於宗族內外置延景堂義莊以贍族人捐建祠堂以祀其始祖參酌古今定爲祭禮具有儀法又旁羅邑之耆舊先賢前言往行廣甄博采勒爲成書治績之美內行之懿術業之精纂述之勤壹能充其所學而自慊於其志及遭寇

亂卒致命遂志以死可謂貞。皦篤學舍命不渝之君子也。所著闡幽彙記龍眠志略桐城選舉記咫尺見漫錄可久。處齋詩文集及劄記合數十卷。經亂多亡。佚僅有存者。配吳安人生子一起。泰附貢生選。霍邛縣學訓導。先君卒無子。以君從子起。升子縣學生。承襲雲騎尉。其昶爲主。後繼配姚安人側室吳氏生子一人。起益議敘。布政司理問女一人。以貞女。

旌君卒之若干年。以某年月日。與弟典簿君合葬於某所。君兄弟之志也。旣葬其嗣孫其昶者。好學能古文。嘗問學於裕釗。於是來請爲表墓之文。裕釗惟桐城自有

明以來多世家鉅族名德鉅人文儒忠義之彥歷數百載後先相望及

國朝方姚之徒出以古文爲海內倡而桐城文章遂冠天下後更喪亂風流篤厚稍稍衰矣然以裕釗所從游處往往猶多俊傑之士瘡於它邑固其山川奇秀鍾孕英瑋抑豈非風俗之所竦動師友之所漸被者然哉然則風教之於天下所繫人才風俗盛衰豈其微哉因以是思君之懿文卓行追配前哲且尤惓惓於一邑之文獻有以也夫有以也夫典簿君諱樹章字幼白號怡軒候選詹事府主簿加太常寺典簿銜與君友愛臻至兄

弟閒自爲師友自所以仁其親以及其九族一與君合同無閒翕然若埴箴之和君之創置義莊及宗祠一皆典簿君經紀其事又瘡增置先世墓田倡率邑中義舉惟力與財所能無敢少愛厥後復捐所居室以爲試院馬氏兄弟之風義桐城人至今能言之典簿君初娶張孺人繼娶左孺人適室崔氏子二人起升府學生議敘府同知起恆浙江卽補縣主簿女一人孫五人長卽其昶爲君主後者典簿君之葬也與君合又其行足尚也宜並得書武昌張裕釗表

誥授通議大夫

例晉資政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朱

公墓碑蕭大夫鍾麟晉賓如大夫懋如黃回嚴如奕米  
公諱某字某姓朱氏當道光咸豐之際以文學取科第  
仕至通政使司通政使年五十有五以卒卒之七年公  
長子琛成進士入翰林追悼遺澤慨然念先烈之未章  
於是具輯公之行治將求當世之名能文章者推闡而  
顯大之用報公以不朽而過以墓刻之詞屬裕釗裕釗  
既不獲辭乃爲之書曰公先世故家婺源宋建炎中自  
婺源遷涇爲涇人公旣長應有司試其族人有占籍江  
西之貴溪者往就試補學官弟子於是又爲貴溪人曾  
祖某國子監生祖某父某皆以公貴其武越一與該合

贈如公官妣皆

誥命夫人

贈夫人公自少以穎異稱從塾師學制舉文及以聲律

爲詩賦出語輒能工及其後官京師同輩推公所爲稱  
之曰能道光丁酉選拔貢生癸卯舉於鄉甲辰成進士  
爲翰林院庶吉士丁母憂歸里尋丁父憂服闋散館改  
刑部主事遷員外郎授軍機章京累遷郎中監察御史  
鴻臚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太常寺少卿轉貳大理擢太  
常寺卿授通政使司通政使典試山東旣入都復

命署刑部右侍郎同治六年以省墓乞假歸秋九月某  
日以疾卒於家配葉夫人篋室王孺人皆先公卒王孺

人生三子長卽琛次某國子監生次某女子一人以某  
年月日葬於某所之原公在刑曹單心平讞庶獄以清  
及爲御史九卿尤以忠慤自效  
文宗卽位疏請蠲諸行省積年逋賦又嘗因冬旱疏請  
恤刑以消殄氣江西勦於兵奏  
飭撫臣錄殉難士民入告  
予之旌卹其它陪補遺闕謹漸塞萌密疏屢陳不聞於  
外朝者其事尤眾有子能蒸蒸致孝以謂公所言於  
上者當世不能盡知懼遂泯沒沈埋而欲得能傳載公  
者之一言以爲信裕釗惟古之君子忠誠鬱積貫澈幽



顯雖奄闕於一時而卒大禱於後世彼自有不可泯滅者存於厥志耳固非區區文字所能爲其銖兩輕重然以天下之爲人子者不忍其親而思有以推大之其意不可以不答也迺爲之銘以歸之銘曰人孰之謂無士之不遇其十而九遇而無述又維厥詬究言其極自我而已我之不能雖顯胡裨我之無忝雖晦胡恥猗嗟我公其又奚云仕躋於朝忠迪於君矧公有後克承公施再世詞垣有鳳在池抑抑令儀泚泚孝思刻辭貞石以塞其悲

候選郎中查君墓表

君諱紹錢字鏗友號玉彭一號堯斟姓查氏先世避元季之亂自徽之婺源遷浙之海甯於是爲海甯州人曾祖懋附貢生候選知縣以長子瑩貴

贈吏科給事中祖世倌刑部福建司郎中考元偁掌貴州道監察御史曾祖妣汪氏劉氏祖妣李氏妣劉氏生妣李氏皆封恭人君聰令夙成嘗所讀書甚眾尤篤耆朱子之書又有經世大志於當世之要人情之蹟無所不究悉然其爲學必要歸於務本故尤篤於孝思自道光丙午舉於鄉援例候選郎中眾謂君且用於世矣君願以親老不欲遠離遂決計不仕其居家事親之節昏

而定晨而省朔望率家人具衣冠而拜毋敢以一日閒  
毋敢不齋慄家之務無問鉅若細無問居鄰前若在遠  
無問少若壯大若旣老夔夔翼翼一諮稟而後行事仁  
其親以及其弟罔或失其愛罔或私其力與財君家故  
高貲富室也侍御君年考旣高祈產於其三子以鄉里  
之產與君若季以天津鹺商與仲道光中銀值騰躍仲  
爲鹺務累且不支君請於侍御君以己與季所受產集  
貲累鉅萬轉運天津以濟之已而銀值日益昂負日益  
多復罄已所有以償其後卒不濟則又躬自浙馳赴天  
津爲之經紀其事遂遭膨疾以歸君家以此中落而君

亦且憊矣自是君所患時作時止居頃之疾益甚遂以咸豐四年六月某日卒於家春秋五十有一越十八年同治十年十二月九日葬於某所君初娶馮恭人先卒於是祔葬君墓之右繼娶趙恭人子二人濬某官承源某官嗣君弟某爲主後女三人皆適名族孫六人光某官次燕緒州學生次宸華同治元年卒於難亦祔葬墓次次庭榦國子監生次龍樽議敘六品銜次麟樾女孫四人曾孫一人燕緒故嘗從余游及是致父之命求爲表墓之辭裕釗惟君以弟之故毀其家瘁其躬一不以自恤其於兄弟也篤矣人人以爲難余謂君則誠篤於

孝耳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小宛之詩人念我兄弟故所以若是其厚且摯也故曰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於君徵之已余悼夫俗日益薄忘其一本之愛而罔念簪先人兄弟之閒凌競爭敝甚者乃爲仇讐而莫之禦也聞君潛德摯行故憲具論其事鏤諸貞石表諸墓門用以垂示永久風厲衰俗庶其少有憬焉同治某年月日武昌張裕釗表

漢陽馮府君墓表

府君諱作新字南亭姓馮氏湖北漢陽人考諱彝

贈榮祿大夫子三人府君爲長榮祿君之卒也府君年

甫十二兩弟益穉昧族人机肉視之母氏王太夫人撫  
府君而泣且曰汝父不幸遽下世獨遺汝昆弟熒熒孤  
露若是奈何覲汝能早自樹益率厲兩弟其敦勉刻苦  
立而家耳府君雖幼聞王太夫人言則謬然稍長益發  
憤治術業蚤夜攻苦不少衰王太夫人懼其以是致疾  
也俾納粟爲國子監生而悉以家事任之府君則日行  
視原隰差量地勢物土遠邇肥磽耕甿苦樂良楛承敝  
通變以阜其家家日益饒又以詩書勗其兩弟兩弟文  
譽日起王太夫人於是爲少憫瘉於曩時人咸謂府君  
能奉母之教而喻其志以卒娛其母賢於人之以顯赫

爲榮也然府君雖絕意進取而耆學故不少閒日取宋  
五子及諸儒先書編摩諷誦復而不厭以是澤其躬行  
於其家閨門之內長幼尊卑肅然春秋時祭婚喪賓客  
之禮一衷諸古鄉人宗之自其家旣饒尤以濟人利物  
爲亟後值歲祲家中落然苟遇孤窮困阨宜所存恤者  
視力所不能敢不勉道光二十九年大水所至田廬漂  
沒道殣相望府君集貲振施旣罄竭無餘益走書它所  
告諸好義之士醵金相佐助所全活若干人謹敕其家  
日用飲食務從貶約乃至每飯常不飽或問之府君曰  
遭此大祲人民餓困轉死怵目恫心不敢飽也烏乎循

是言以觀雖古仁人之用心何以異哉府君以咸豐元年三月十一日卒十一月二十三日葬於黃陂縣幞頭廟鄭家灣橫山之陽配曾太夫人江夏縣處士諱自桐之女生子三長禮藩道光丙午舉人浙江候補道權浙江鹽運使次禮敦次禮鏞禮藩旣貴累

贈府君榮祿大夫又具饌府君里居世次與其行義請爲表墓之文於同年生張裕釗且曰有黃陂金叟者往晤禮藩軍中告禮藩曰子亦知子之所以至是乎皆尊君盛德之效也禮藩敬對曰謹受教因具述先府君行事甚眾叟曰是皆人所知尚有人所不知者禮藩則敬



以請叟曰尊君之所不言某亦不敢言也堅叩之終祝  
不語烏乎觀禮藩所述金叟之言府君之隱德多矣武

昌張裕釗表

馮母會太夫人墓表

太夫人懿恭性成自少讀書通大義熟聞古列女孝子  
行事漸漬服習益篤以敏居母家則祇事父母躬躬維  
謹年二十二歸漢陽馮府君裕釗表馮府君之墓太夫  
人族世子姓蓋具詳之矣馮府君旣以母王太夫人之  
命周厯田野經紀租入歲時恆出外太夫人則壹意其  
養王太夫人晨夕膳羞問寢侍疾纖悉勞辱之務傾身

任之王太夫人意所偶需曠未及發太夫人嘿揣冥契  
還至立具有若夙戒牖闈階席堂室庖馐踵接響應間  
無畱事體故素羸又夙有眩暈之疾疾作輒竟日不食  
然弟聞王太夫人謦欬蹶興遄往不讐晷刻王太夫人  
閒感疾患益祇粟在視寢食俱廢必旣瘥乃復初王太  
夫人亦絕愛亟拊而數休之而太夫人益謹不怠嘗以  
謂親有疾宜所最謹者二焉疾中或假寐侍疾者偶離  
側及旣寤欲有所需苦疾呼遂嘿而罷且老人憐子婦  
尤臻至疾少閒輒撫慰令退休已雖飢欲食渴欲飲亦  
強自抑止侍疾者慎諸此聞者咨嗟太息以爲信古之

所謂視無形聽無聲者也王太夫人年考故最高閱壽八十有六時太夫人亦年踰六十矣子婦及孫男女以十數然猶日侍王太夫人齋邀捧盤匱手羹湯以進一如少壯時王太夫人既卒哀禮備至朝夕饋奠必躬必虔先後嚴事王太夫人四十有二年始終無一息懈烏乎至矣太夫人之卒以咸豐十一年二月六日春秋六十有九明年九月既望耐葬於黃陂縣蕭家岡王太夫人墓次太夫人長子禮藩既屬裕釗表馮府君之墓復以太夫人墓刻爲請裕釗以爲孝行之難久矣婦人之於舅姑則尤所難焉若太夫人豈非所謂天下之至行

者哉具謨純懿綜極微顯鏡之貞石勒之墓門既用風厲澆俗薄行且以昭示永永無極之世武昌張裕釗表

人墓於太夫人墓于顯蕃神恩餘慶表於顯蕃之墓

于其武國平武民昭望無衰德黃如淵識察國王太夫

年至矣太夫人之卒以顯豐千一平二日六日春煇大

妻於勞艱事王太夫人四十有二年故無一息憫念

顯之顯顯王太夫人顯卒哀顯顯至顯之顯更顯顯

十嬉然顯日拾王太夫人靈靈葬顯顯平顯顯以並一

人千百六都太夫人衣卒顯六十矣于顯顯顯顯顯

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

濂亭文集卷六

武昌張裕釗廉卿著

唐端甫墓誌銘

今年夏友人唐端甫以疾卒於金陵書局裕釗旣往哭  
越三月孤子嘉登將以其喪歸葬於某所於是爲之銘  
以歸之曰端甫姓唐氏諱仁壽浙江海甯州人考諱鳳  
林國子監生家故高貲富商及端甫生而穎異絕人年  
十四補學官弟子有神童之譽是時嘉興錢警石先生  
以宿學官海甯州學訓導憲獎掖後進晚年得端甫及  
濮陽彝齋春泉則大異之兩人皆從錢先生遊端甫旣

負異稟又其家故饒於財大購書累數萬卷往往多秘笈珍本乃益發憤鑽研尤究心於六書音訓之學讎校經史文字疏譌舛漏毛髮差失皆辨之由是名譽益聞其後屢應鄉舉不得志及咸豐八年粵賊躪擾浙中端甫奔走流離田宅財物埽地剗絕所購書亦蕩盡端甫又善病旣經喪亂志意蕭然與少年時負絕矣然端甫故處之恬如好讀書如其故所詣日以邃性靜正不以喜怒隨人與人相對或移晷無一語獨善食酒引滿連數十不亂酒後輒面赭乃頗振厲談矐亦時爲感慨不平之鳴其介特故內函罕有知者篤於古誼今之人有

不能及也與君同處金陵書局德清戴子高望者死而無子死後無一不賴端甫力者端甫及戴君皆曾文正公所招致也端甫來金陵以同治四年越八年而文正公薨其明年戴君死又四年而端甫卒實光緒二年六月十四日自同治三年大軍克金陵曾文正公及今合肥相國李公相繼總督兩江始開書局於冶城山校梓羣籍延人士司其事文正公尤好士又益以懿文碩學爲眾流所歸於是江甯汪士鐸儀徵劉毓崧獨山莫友芝南匯張文虎海甯李善蘭及端甫德清戴望寶應劉恭冕成蓉鏡四面而至而文正公幕府辟召皆一時英

俊並以學術風采相尙暇則從文正公游覽燕集邕容  
賦詠以爲常十餘年之間文正公旣薨逝劉毓崧莫友  
芝戴望諸人皆先後凋喪汪士鐸已篤老自引杜門不  
復出張文虎亦謝去其他或散走四方及是而端甫又  
以死金陵文采風流盡矣

國家自

聖祖天縱睿智右文稽古

列聖相繼益紹明制作廣厲學官鴻生鉅儒應期並出  
度越百代而越爲尤最際會者或被

殊恩蒙



渥賚遺聞盛事爲藝林傳說及乾隆中葉以還薄海熾  
豐

天子命建三閣於杭鎮揚諸郡

頒四庫書度其中而江浙所至家尙藏書刊布珍冊流  
衍海內絃誦相聞其封圻大吏若阮文達畢尙書等尤  
熹招延文儒之士一時號稱極盛逮咸豐初兵起區寓  
糜沸東南尤被其毒諸人士死亡轉徙典籍焚燬斬焉  
無遺學者亦益廢壞物盛而衰乃至於此其後雖以曾  
文正公削平寇亂興起儒學然蕩逝曾不數年而人物  
蕩然豈人文與時興廢固天實主之而不可强者邪余

既以悲端甫之故因并有感於今昔之事於是遂備論之抑以明端甫所以至是固時與命則然其聚散存亡之數亦非獨一人之可爲悼慟也端甫娶莊氏早卒子一卽嘉登女一未嫁端甫之卒年四十八矣其生平所爲書皆未就獨有詩若干卷藏於家銘曰嗚呼端甫子墓吾銘吾獨子悌子而有知其唯吾詞

莫子偲墓誌銘

子偲姓莫氏諱友芝自號邵亭晚號眠窆世居江南之上元明宏治中其遠祖曰先者從征貴州都勻苗遂留居都勻至高祖雲衢又遷獨山州自是爲獨山州人曾

祖嘉能祖強州學生皆以君考貴

贈如其官考與儔嘉慶己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官

爲四川鹽源縣知縣再改官爲貴州遵義府學教授曾

文正公表其墓曰教授莫君者也教授故名進士日以

樸學倡其徒教其子弟子偲獨■一意自刻厲追其志

而從之當是時遵義鄭子尹珍亦從教授君游與子偲

相劓以許鄭之學積五六年所詣益邃黔中官師徒友

交口推轂莫子偲鄭子尹而兩人名遂冠西南子偲之

學於蒼雅故訓六經名物制度靡所不探討旁及金石

目錄家之說尤究極其奧蹟疏導源流辨析正僞無銖

寸差失所爲詩及禱文皆出於人人而於詩治之益深  
且久又工眞行篆隸書求者肩相摩於門子偲癯貌玉  
立居常好游覽善談論遇人無貴賤愚智一接以和暇  
日相與商較古今評隲術業高下正論詼嘲閒作窮朝  
昏不勸自通州大邑至於山陬嶺海公卿鉅人學士大  
夫咸推子偲以爲不可及下逮武夫小吏閭巷學徒語  
君名字無不知及其他嘗與君晤無不得其意以去者  
然君雖樂易而中故介然有以自守自道光辛卯舉於  
鄉其後連歲走京師朝士貴人爭欲與之交然君必慎  
擇其可有權貴介君友求書辭不應某相國欲招致授

子弟讀婉謝之既屢試禮部不得志以咸豐八年截取  
知縣且選官顧君意所不樂弃去不復顧以其年六月  
出都門從胡文忠公於太湖明年復從曾文正公安慶  
越四年又從至金陵胡文忠曾文正公皆君嘗所與游  
舊知君者也及今合肥相國李公巡撫江蘇請州縣吏  
於

朝而是時中外大臣嘗密薦學問之士十有四人  
詔徵十四人往君其一也於是文正公暨李相國及諸朋  
好爭要君出仕散勸甚至君一辭謝不就携妻子居金陵  
時獨出往來於江淮吳越之交于偃既好游而東南故

多往山水又儒彥勝流往往而聚廼日從諸人士飲酒  
談詠所至忘歸同治七年冬余與子偲自金陵偕送文  
正公於邗上返過維揚登焦山道丹徒至吳門並舟行  
者累月日日接膝談語十事而合者七八余尋別子偲  
赴杭州明年復來吳與子偲益買舟徧覽靈巖石樓石  
壁之勝觀梅於鄧尉越日至天平山謀且上其巔子偲  
苦足力乏坐寺中待余余乃獨從一小童攀籐葛凌怪  
石陟絕頂以望太湖旣下子偲迎余而笑相詫以爲極  
一時之樂距今忽忽四五年日月夢想屢欲尋舊游不  
復果而子偲則且卒矣子偲之卒以同治十年九月辛

丑春秋六十有一生平所爲書曰黔詩紀畧三十三卷  
遵義府志四十八卷聲韻考畧四卷過庭碎錄十二卷  
邵亭詩鈔六卷樗菴譜注二卷唐本說文本部箋異一  
卷其編訂未竟者尙有詩八卷邵亭文影山詞邵亭經  
說古刻鈔書畫經眼錄宋元舊本書經眼錄舊本未見  
書經眼錄資治通鑑索隱梁石記各若干卷藏於家配  
夏孺人子彝孫附貢生先一歲卒繩孫兩淮候補鹽大  
使女二人孫一人尙幼子偲兄弟九人多有名於時子  
偲旣卒其季弟祥芝官江甯知縣者請假於大府以十  
一年二月與繩孫載其柩歸於貴州卜六月壬申葬於

遵義縣東八十里青田山先塋之次且行徵銘於余余與子德故相得也既踰月爲之銘而歸之其辭曰烏乎子德迹半天下名從之馳卒歸藏於故邱無所不慊矣其又何悲

吳徵君墓誌銘

徵君姓吳氏諱元甲字育泉先世自婺源遷桐城爲桐城人六世祖諱爾昌直明季流寇之難用諸生唱義危身以扞鄉里七姓祀之高祖諱大陸歲貢生曾祖諱泌國子監生祖諱太和候選府經歷考諱廷森自高祖以下四世皆以篤學醅行爲人稱說至今自祖以下至君



三世皆以君子貴累

封通奉大夫君生九歲能操筆爲古文作中正論三篇  
長老驚歎旣長爲六皖名諸生曾文正公嘗嘉其文學  
客而館之而尤重其爲人蓋君有至行約其身以致孝  
於其親居外則服劬瘁以致甘旨入門則鞠躬夔栗蚤  
夜侍側無敢以跣步違命之退然後退居父喪終日麻  
衣坐藁屨中俯首垂涕泣無一語家人恐憂瀕瘥而進  
之拒不飲已而給曰茶也飲之蓋昏瞽不復能辨識其  
至性如此推所以仁其親者以及其昆弟以至於矣開  
至於親疏遠邇豐約愉戚得喪必以人先而已後之苟

利於物不敢以私其有苟慊於心不敢問瘁其身處於  
家也遭諸昆弟謀析產君則大戚卧數日不起既乃悉  
推田宅以與兄弟兄弟田宅再喪再贖而歸之既力不  
能贖則皆召之同爨昆弟沒而諸子暨孤甥皆長育於  
君諸子孤甥視君猶父也乃旁逮其鄉里亦莫不同心  
而仰君若其親戚邑有大計大疑必推君主其事無不  
辦治者咸豐初元

詔舉孝廉方正眾以君應

詔君固辭卒以公論強之自道光之季連歲大水及咸  
豐中粵賊躡縣境飢敝之餘米粟騰躍人無所得食君

家故貧窶也以其勤力所得市米穀盡散之鄉人而妻子至采菜茹拾樛椽爲食又嘗斂數千金饋軍家人乏食遮道告之不顧又益糾合義勇以與賊抗所捍百數十里其在軍席地而寢市餅爲食不虛糜鄉里一錢不顧問家事大軍旣克安慶當事敘籌餉之勞君謝曰吾邑人腴膏血剝肌髓以急

國難而吾乃以爲利邪眾聞莫不多君益推以爲仁人長德自孔門之教必孳孳於爲仁而要其歸則以孝弟爲之本故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又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

親者不敢慢於人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由此以  
達彼緣本而之末其道固然也自爲仁之義不明而本  
與末不相貫備士或侈言施濟以譁眾取榮而所厚者  
薄或內行勅備而無所裨助於世又其甚者竊自埒於  
儒者之學而自門以內父子兄弟之間曾不可以告於  
人銖金尺帛鈎析計量而視人之苦樂乃頑然不以爲  
忻戚稱仁講義洋洋盈耳而覩焉自以爲鄒魯濂洛之  
徒此孔子所謂穿窬之盜者耳烏乎使其本心未盡失  
者聞徵君之風其能無少媿於其中歟君以同治十二  
年某月日卒於深州官舍春秋六十有四配同邑馬氏

嘉慶庚辰進士四川閬中縣知縣諱維璜之女封淑人  
子四人汝經桐城縣學生山東候補縣丞汝綸同治乙  
丑進士深州知州汝繩汝純並國子監生女一人已嫁  
而卒孫二人奎駒汝綸有學問文章其居官明達洽體  
故善於裕釗而裕釗所畏焉也以書來告曰將以某  
月日葬先府君於某所敢請銘銘曰  
嗚乎徵君之義愔於其家暨於其鄉靡有疵瑕惟其不  
顯施止於此以其所有推及四海澤之所被其曷有已  
嗟時之人惟己之私貪冒險詖彼獨何爲銘此懿行爲

世表儀

吳母馬太淑人耐葬誌

往者桐城吳育泉徵君之卒裕釗既爲之銘以饒諸貞石越光緒元年而徵君之配馬太淑人繼以七月某日年若干卒其次子汝綸復以書來曰先子銘幽之辭旣幸得子文而吾母今又沒吾兄弟荐懼閔凶慘怛哀慕不知所出惟吾母之摯行宜不得沒者庶其有聞於後而且諷日耐於先子之墓次敢復請志其藏以卒吾父母終始之賜其感且不朽裕釗則敬諾汝綸又曰吾母之來歸也資送千金自吾父推田宅與諸父皆吾母私錢所購買也而吾母無幾微慊於其心者旣吾父召諸

父同爨又長育諸從子及孤甥又以錢穀振內外宗黨  
之貧乏者疾病者婚喪不能舉者而吾母壹與之同吾  
族及里之人今皆能道之然其事吾大父母尤有至性  
吾父常終歲外出尤以是不憂其家自吾父少游京師  
太父每爲書稱婦之賢以釋其子也自大父之世吾家  
食指眾費用恒不給閒值艱窘大父悄焉獨傍惶吾母  
輒先喻之立出服器脫簪珥以應其後吾母筐篋罄竭  
家亦瘡貧益蚤夜作苦而吾母故怡然不少怨悔晚歲  
嘗從容語余兄弟曰吾少時治麥屑爲饘雜水磨之日  
晨起盡五六升汝伯母故羸善病吾數代而休之吾脛

瘡潰血淋漓霑漬衣若朱繡也諸叔治田食麥吾與汝  
伯母飲水耳木棉花繁則吾娣姒之田擷之吾姪及月  
不少息及生兒墮地死矣然舅姑愛我我誠苦乃復樂  
之今舅姑亡矣思若此豈可得邪因悲哽不自止自大  
父之病而嗜食鰾既沒吾母聞賣鰾聲則泣而漁者爲  
之遠迹其至性如此裕釗曰烏乎此可銘也已夫其心  
一篤於仁而不少私其利至於困阨而不怨自學道之  
君子難之而太淑人故若是哉或服儒服稱號士大夫  
顧乃競於財而忘其親者蓋亦觀於此乎於是爲論其  
事而系之以詩至於太淑人族世子姓則裕釗銘徵君



墓既具詳之已故不復著云其詩曰然陳而至然民榮  
相夫子嚴尊章躬窈窕以莊生同其德沒同藏有萃  
新阡鬱高岡畢牢山川孕俊良千齡萬代無毀傷  
文學余君墓誌銘善益其善父志文益安至其終良未  
裕釗幼則爲大母太孺人所鍾愛每夜分讀書畢家君  
侍太孺人歸寢裕釗必操几杖從太孺人嘗指裕釗而  
語家君曰吾父爲善終身而重厄於世不爲世所知是  
子讀書敏且勤長若能爲文者必命爲吾父志其墓慎  
毋忘吾言也家君命小子裕釗謹誌之後稍長始學爲  
古文以太孺人言屢欲爲之苦才薄每操筆而中止者

至於再四距今忽忽十餘歲裕釗年幾及壯太孺人亦  
沒且踰年而銘卒未就此小子釗所以撫心追悼泣然  
而不能已者也先是大孺人常謂裕釗曰吾父早歲補  
縣學生後屢應鄉舉不得志而讀書至老不輟爲人忠  
厚仁恕所遇無賢愚必致其誠而尤篤於內行吾伯父  
某公性豪侈不屑以儉約治其家家日以落而吾父怡  
然不之計也其後窘益甚吾父處之益安至其終身未  
嘗有幾微之色見於顏而其見於外吾不得詳其處於  
內而爲吾所及知者如此嗟乎俗之偷久矣自裕釗年  
長所見鄉里貴富顯榮之族多相競於利而至於兄弟

之相與處其或以田廬貨財幾微之瑕釁尋及於相仇而無已者皆是也如君之所爲其出於人豈不遠哉然自君沒後家益貧後嗣尤衰落君有子三人先後相繼喪其在家君爲兄弟行者六人連喪其四其在裕釗爲兄弟行者十餘人今存者數人而已然皆貧不能自存豈天之報施善人終無時而信也邪抑豐悴有時其中落而後乃克昌者邪裕釗既有感於君之爲善而不獲其祉因卽太孺人之所以語家君而命裕釗者爲君次其終始且以俟其後焉君姓余氏諱翼運字迪亭邑之某里人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年七十一卒於家以某年

月日葬於某所之原銘曰

維君有令德孰乃靳以世榮雖然視世之赫赫者君則

已羸銘其幽者君彌甥大書琢石章厥名

誥授中憲大夫卽選道江蘇候補知府黃君墓誌銘

君諱克家字蒙九姓黃氏湖北隨州人曾祖某議敘從

九品祖某國子監生考某州學增生世以仁孝稱於鄉

祖考皆以君貴累

贈通奉大夫妣皆

封夫人君年少志美未冠以廩膳生入都所治術業以

摯富世有司取科第者皆精善出於儻輩又益嫻於時

俗之務用智能自襮見都下達官長者人人爭欲識君  
中道光丙午順天舉人歷官覺羅官學漢教習內閣中  
書先後往來京師二十餘年名聞益廣同治三年援例  
捐知府發江蘇候補當是時今合肥相國李公權兩江  
總督故與君舊知其才至則檄筦海門釐捐抉剔宿弊  
歲入加於常時又權海州海州故悍強號難治君能用  
嚴察屻奸芒州境以清又州自經亂爲瘠區往者以虧  
累爲戚而君獨不憂空無由是一時咸稱其能謂且蒙  
遷調顧君意有所不得遂弃官以歸歸之明年以官海  
州時有獄旣成讞詳請大吏入奏得

旨改流事決矣而得罪者以訴於上於是當事乃復檄君至江甯覆訊留數月未得報先是君配鄧恭人以是年五月卒家尋毀於火君以獄久留不決居江甯鬱鬱不得志遂遘疾甫三日卒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九日也是時君館於裕釗裕釗與君同年生也於是告之同人相助爲棺斂明年正月君子承蕃承翰奉君喪歸於隨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始君徒步走京師年力富盛旣以才技稱於世益徧識當代名公貴人自必當坐致通顯顧久不獲遂年長矣乃始以入貲宦爲外官踰數年卒未顯歸將以少息也而又訖輾轉官事以客死嗟乎

進退顯晦愉戚窮通得喪之際豈夫人之能自爲者哉  
世之人或竭其耳目心思才力苦營度於得失利害以  
求一當者其亦可以已夫君之卒年五十有二承蕃其  
長子也中書科中書承翰次子候選郎中季子承璧候  
選州同女一已嫁而卒孫二人某某銘曰

謂天處高芒其奚爲胡抗倏隊胡縱倏羈胡豐倏悴而  
險倏夷舛迂萬端疇識其倪豈伊自今千禩於茲君亮  
寤此尙其無悲

外舅黃君墓表

外舅黃君旣歿之二十年其長子壻張裕釗始表於其

墓曰君諱宣字仲卿湖北大冶人祖某國子監生考顯  
訓廩貢生歷署棗陽縣學荊州府學訓導有子三人而  
君爲長道光丁酉舉於鄉已而有疾久之遂喪明同治  
元年年五十有五卒於家初娶朱孺人繼娶王孺人子  
二長鶴立安徽候補巡檢次羣陞以某年月日葬於大  
冶縣某里之分水坳君少負英達之資習知人情術業  
通敏旣舉於鄉春秋鼎盛家又故高貲富室門第日益  
隆起銳意自奮於功名已而再走京師試禮部不得志  
又以疾喪明益憤懣徧求良醫治療百方卒不效其後  
益熬集憂患迺遭抑塞重寇亂起顛連頓仆家日益落



而君亦自此歿矣君既歿不數載王孺人亦卒羣陛已  
早殤鶴立權典史全椒復卒於官舍諸孫益厄困孤苦  
自裕釗甫勝衣過君家今年且六十先後所見數十年  
之間盛衰縣絕至於如此烏乎可傷也已君爲人夷愉  
開豁於財物無所顧籍遇人尤篤厚肫摯有以緩急告  
者未嘗不立應或乃捐數百金不惜又益篤故舊喜賓  
客自蚤歲則善飲酒旣嬰疾痰歷屯難乃一以酒自遣  
朋舊昏媪過從盛治酒饌劇飲謹呼肴核杯罌必罄竭  
乃罷以爲快客或醉不能飲幸君失明私乘間爲隱欺  
幾少道君廉得輒不懌見於其面心望客乃欺我瞽也

由是皆相戒莫敢爲欺者裕釗旣長亦時時待君飲君  
飲罷輒長吁已乃默無一語裕釗故君尤所愛憐也乃  
至王孺人亦絕愛亡妻其母朱孺人也餘子女皆出王  
孺人而王孺人之畜裕釗故逾於其羣聳者雖鶴立及  
其婦亦然故裕釗述黃氏事則愴然以悲不自止朱孺  
人聰明識道理君屢爲裕釗言而悼之王孺人尤樸厚  
慈良晚歲乃益憊於作苦裕釗常愍焉以君及兩孺人  
之賢而其終若此嗟乎孰從而訊之哉

吳母孫夫人墓誌銘

沅陵吳君之配曰夫人孫氏處士諱某之女年二十歸

吳君時吳君甫十四歲先是吳君母氏鄧太夫人故多  
疾考

贈資政公憂其不壽又不欲娶後妻懼異日亂敗我家  
故爲吳君擇婦必得年長者及夫人來歸三日而鄧太  
夫人卒資政公遂一以家事付之夫人則兼綜內政罔  
有遺失晝潔酒漿宵治麻枲田奴織婢率作有程門庭  
具飭井園蠲絜雞彘蕃孳瓜芋碩大室以大和祇奉資  
政公養生喪死終始之義無違撫小姑自髻鬢至於笄  
至於嫁恩意篤備姑忘其勞以是吳君得一意自力於  
學取科第爲世聞人始以內閣中書官京師其後出治

戎事累官福建臺灣道宦游數十年奔走動萬里夫人  
攜諸子居里閭之日爲多其綜理百度一如其朔中值  
寇亂顛躓艱苦劬瘁萬端馴致疾病然猶日問家事不  
以自暇逸天命不延以同治十一年冬十二月丙辰卒  
於家春秋五十有五初封恭人晉封夫人子某縣學生  
分部行走郎中女一適湖南候補縣丞李某孫男女四  
人某某卒之明年冬十二月壬辰葬於宅後拔場坪之  
原吳君命子某撰述遺徽銘刻石屬有感乎余心辭  
不盡於嘉歎銘曰

嗚呼倫紀之際難矣後母之變雖古之賢哲猶有痛心

乎此吁資政公殆云蚤見亦有夫人乃遂克踐嗟乎使  
天下之家咸有子婦若是雖失慈母甯有瘠子緒觸感  
予悼曷云已嗚呼夫人賢遠矣

黃孺人墓誌銘

孺人大冶黃氏廩貢生歷署荊州棗陽松滋學官諱顯  
訓之孫女而舉人諱宣之長女也生五歲而喪其母育  
於大母越四年大母亦卒祖若父傷其無母也體又羸  
而又益甚惠以婉以是尤加憐焉年十九歸裕釗事吾  
父母不敢以云盡孝然世之爲婦者視舅姑恒不若其  
父母而孺人之於吾父母其自視乃若人子然蚤夜依

依致養苟可以適吾父母而力能爲之者未嘗不勸爲之也處內外族媼不敢以云盡道然篤有恩意而無敢愆於禮旣其沒而長幼卑尊莫不慟惜之也迺至吾族疎屬之人多有流涕者自其居父母家故生長富貴而從裕釗於貧約甚苦家事操井曰長育子女終歲不獲自暇逸生又多疾力疾而躬作勞亦憊矣而遽以死傷哉蓋孺人自其少時其家人常竊憂其不壽及歸裕釗時時亦獨自以死爲畏間值疾病則謂裕釗曰吾得與君相守至老死雖苦猶甘之然此卽不敢望幸沆兒授室使吾得見新婦更少寬數年徐乃死死不恨矣命之

不競終已不獲少延以慊其所僅欲遂也悲夫且其卒也裕釗攜長子後沆方居省城中及歸而孺人已前卒二日矣聞孺人且卒念之爲泣下此尤可隱者也孺人之卒以同治九年六月五日年四十有五有子二人其次曰後澮女子五人孫二人孝沐孝移以光緒二年月葬於縣鄉之山銘曰昔君未沒我戲謂君我後汝死必善爲文以不死汝汝勉爲賢孰謂今日迺踐斯言握管悲來有實如泉嗟我與汝已矣永萬古而訣離文縱不磨又安用之

兄子慕梁葬志

伯兄鐵巖之子慕梁名後灝中殤也故字之稱慕梁其  
生以咸豐二年七月六日余時客都中再逾月歸至家  
至則日已夕先子方館江夏田氏未歸先妣聞余至喜  
燈下抱慕梁出視余曰汝兄舉子矣先是伯兄連舉子  
而殤余睹慕梁則大快舉家盡歡然慕梁生羸甚常時  
多疾痰先子及先妣及家人皆隱以爲憂顧皆銜莫敢  
相告且幸其少長或良已卒以同治三年五月復遭疾  
至八月二十二日殤年十有三矣傷哉慕梁幼聰慧先  
子絕愛憐之生六歲授之四子書諸經已復授之肝江  
黃氏史學提要慕梁輒能述歷代世次年祚長短及東



晉十六國五季十國本末言之歷歷余每考問之以爲樂而益憂其不壽殤之前三月一日從羣兒嬉語羣兒曰我今歲且死羣兒呵曰無妄言慕梁復深語曰我非妄信也語次輒淚下旣殤羣兒始言之事甚怪不可解抑慕梁知思其死而竟以死傷哉慕梁以殤之次日葬於宅東學堂林祖墓之側先子慟悼不可言己命予爲志其葬每操筆心悲而止踰四月先子亦卒明年二月先妣卒余益慟不忍爲今三年矣追述先子之命流涕而爲之志

南溪志

我輩卒余益轉不惑為合三平矣遂與我子之命諸翁  
 志其終身對筆心悲而五編四頁我子決卒即年二月  
 領字東學堂林匪墓之隕長子對轉不再言曰命子為  
 時集眾映想其衣而竟送我子為墓眾以我子之衣日我  
 表計也語定神效不持我子與故言之傳其對不何強  
 目非全然且我學堂而曰無妄言集眾對語曰非非  
 梁而益莫其不盡感之前三日一印於學限微語聲只  
 音十六四止李十四本末言文風氣余亦者問之以此

濂亭文集卷七

武昌張裕釗廉卿著

誥授資政大夫廣西巡撫方公家傳  
公姓方氏諱顯字周謨號敬齋湖南巴陵人方氏自元  
明以來世有名賢公曾祖某祖某父某比三世不仕公  
祖以公貴

贈如其官公少孤母許太夫人督之學嚴至既長以歲  
貢生任湘鄉縣學教諭稍遷廣西恭城縣知縣公爲人  
英達沈毅自少讀書慨然有志於經世之學而好古兵  
法雍正四年

詔諸行省舉賢能之吏大吏知其才薦擢貴州鎮遠府知府當是時鄂文端公總督雲貴始建議開苗疆改土官歸流雲南東川烏蒙鎮雄諸土府既皆內屬然貴州苗自若其故所謂貴州苗者其南曰古州曰八寨其西南曰丹江其東北曰九股清水江九股清水江際鎮遠而丹江際凱里八寨際都勻古州際黎平參錯萬山之中阻險而羣居地方三千里衆數十萬於是黎平知府張廣泗建請開貴州苗鄂文端公善其策未卽許而獨檄公至雲南問狀公對以爲貴州生苗獷悍者居泰半無所統黔楚粵行旅之往來皆阻苗疆迂道而後達苗

又益時出剽掠爲商旅患中國奸民觸法捕之急則逃  
入苗中無敢問者吏民咸以爲苦其內則弱肉強食相  
噬齧雖彼民亦自苦之誠及今宜爲計諸苗區固峻險  
然泉甘而土沃有丹砂水銀木棉材木竹箭金鐵之饒  
清水江西通黃平平越東走湖南廣西今誠以德威撫  
而有之漢苗良楛之民攝然壹安其所舟楫達於四遠  
財賚流衍華夷富樂民至樂土四民至其歡  
國家大安此百世之利也鄂文端公曰是則然然子度  
開苗難易若何曰無難易惟其人而已又問勦與撫宜  
孰施曰二者宜並施之第撫先而勦後旣勦則尋撫之

耳因條上平苗便宜十六事文端公深韙之於是始奏  
開貴州苗改流如雲南矣文端公檄張廣泗招撫古州  
丹江入寨諸苗而九股清水江諸苗以屬公是歲雍正  
五年也明年公以三月至梁上四月至挨磨者磨八月  
至柏枝坪披心腹布德威順風首塗苗民悅喜訖十二  
月而九股及清水江南北九十有二寨一皆撫定先是  
施秉有劫盜匿台拱在農二寨副將張禹謨捕不得至  
是禹謨率師次柏枝坪二寨旣就撫矣禹謨追其舊惡  
謀因兵威屠之二寨懼奔寨逃林谷將爲變公聞之曰  
如此苗人人自危矣大局且以壞持不可遂獨馳一騎

抵二寨寨皆空無人公則宿寨中犁旦張蓋出令從者  
一人前導繞林谷疾呼曰鎮遠府來活汝卽今汝疾出  
苗民爭出擁馬首驚問公曰無恐速歸寨汝曹就撫卽  
良民

天子必不殺良民苗拜且泣曰公活我活我公乃坐石  
上相與語如平生歡并詢所疾苦苗又益喜且拜曰公  
仁人也遂相率歸寨公益宿台拱寨中者三日而諭以  
縛獻施秉盜無不聽命者明年二月反號董敖柳受柳  
利諸寨復相繼就撫又討平公鷲寨之爲亂者諸苗以  
次稍稍定鄂文端公乃始奏請置貴東道控苗疆以公

補其處仍留守清水江而張廣泗亦平古州八寨大小  
丹江又與公同平九股以功至貴州巡撫頌之雞呼黨  
諸寨畔復往擊明年平之九股清水江諸苗悉平矣鄂  
文端公以古州苗畔檄與公偕者古州鎮總兵蘇大有  
往而命公總統清水江軍務文武官吏一聽節制於是  
申軍令誓將士毋掠毋淫毋侵欺善良毋踐果穀苗民  
以忿爭來愬爲處其曲直皆悅服以去乃益築城郭建  
官廨治礮壘營房苗民競來助役勞以酒食益驩欣鼓  
舞趨事逮九年三月而諸工役竣公出循清水江巡視  
塘汎黔楚商船千帆箕張雲翔上下苗民攜老扶幼聚



江干臨望或稽首馬前以果蔬菜茹獻者繼屬於道不  
絕觀者動色相詫以爲曠古以來所未有也公至誠遇  
物不爲藩蔽故所至人人信賴其在兵忠勇激發而志  
守堅決臨利害不可奪敏於事機所策慮輒當成敗公  
驚之變率諸寨圍我師於柳羅張禹謨欲走公不可旣  
巡撫張廣泗來解柳羅之圍議以爲公驚首亂宜置諸  
黨專攻之公謂不若先散諸黨從其策而公驚果以孤  
立敗將擊公驚霖雨江盛漲欲渡無所得舟公夜選銳  
卒善游者數十人乘大霧往奪苗舟十餘以濟進擊連  
破遂平之討雞呼黨也以計招誘苗酋計包辛等八人

至則并斬之以徇而雞呼黨以破逮其後台拱之變事  
尤危則尤賴公力台拱者最苗中扼要地也苗平初議  
增置一營爲防禦當是時鄂文端公旣以入  
覲留京師拜大學士矣高文良公其倬來代文端任而  
公亦晉貴州按察使明年張廣泗復調甯遠副將軍去  
巡撫元展成來權貴州而苗方新集遽建城於台拱九  
股苗故習劫奪久弗便也其秋羊翁烏羅桃賴諸寨倡  
爲變九股諸苗皆附焉公方以增兵建城留台拱未行  
九月七日未明賊大至公先訶得狀與總兵趙文英嚴  
爲備賊至擊走之進破羊翁寨越數日賊復夜至公以

兵寡令人焚兩炷香手之爲若火繩狀者以疑賊走之  
於是賊乃踞排略以困我師排略者台拱之咽援軍及  
饋運所由也是時台拱官軍僅二千五百人苗眾且數  
萬扼險而守援兵再至再失利自賊始攻或欲弃台拱  
走公拒之及圍久糗糧皆盡迫冬寒益凍餒眾沟沟不  
自保會得制府檄令退師就糧下秉文武集帳中密議  
莫能決公忿發言曰黔苗全局安危繫台拱一舉足盡  
動搖矣且卽出台拱下秉能必至乎徒損公時  
國威失臣節奚益因拔所佩刀示諸公曰事急則某死  
此耳吾不能弃此走也已而軍中微有聞知其事者公

乃召將士爲具陳利害且激以忠義聞者莫不感動於是總兵霍昇方以兵趨援台拱未及至賊奪我後山樵路絕公夜出奇兵奪以還而賊益至事且急公鞭馬直前趣賊或止公以文吏不可前公曰前亦死不前坐困亦死等死耳衆聞益殊死奮擊大敗賊軍乘勝遂拔烏孟井底二寨取其米穀以餉飢軍亦會霍昇兵克大關躍入台拱兵並出衷擊之賊大潰走凡堅守六十九日而台拱之圍解於是諸軍大集進擊諸寨皆破殄最後提督哈元生至攻蓮花垵悍苗大克之而九股苗復定當是時微公扼台拱制其樞黔中幾且歿自鄂文端公

旣定雲南繼開貴州苗疆發議於張廣泗而決策於公  
卒終始其事出萬死以保全局崎嶇前後七年而事集  
乾隆元年丁母憂去官服除遷四川布政使尋擢巡撫  
大小金川雜谷諸土司相仇殺公遣人諭之諸土司懼  
公威事壹解而議者欲遂乘此令改流如滇黔公具疏  
力陳不可乃止始公旣平貴州苗自爲平苗紀略述其  
事因論馭苗之宜無事毋激有事毋諱大事毋畏小事  
毋張未幾而苗疆吏果以徵糧不善致羣苗怨畔濯征  
三載然後克之及乾隆中葉討伐大小金川先後用兵  
八年糜帑金七千萬窮極勞費而事乃定世以此推公

之明大體習邊事非人所能及也五年以楚粵邊苗不

靖調廣西巡撫逾時辦治六年謝病歸薨於里第公之

調廣西幾而苗亂史果起雖不勝廷羣苗餘制蠻珩

上聞公疾苗宜無率其苗事與朝大事世異小率

詔且留四川毋行而公已就道既至屢平苗餘制蠻

降溫詔尉諭遣太醫視疾及薨命新前殿前無公具藏

天子震悼官其次子桂爲知縣公內行肫摯服官所至

有惠政事多不具著初至鎮遠時有寺僧爲神所怒謂

賢太守至臥不起承事痛誅責之鎮遠人書之府志以

爲異台拱之圍樵采旣絕軍中掘草木根以爨入四五

尺所見黑土類煤投以火則皆爇眾咸拜曰天也二事  
人尤熹稱之傳爲神公子四人鶴中書科中書桂舉人  
官至浙江甯紹台道鰲安仁縣學教諭麟歲貢生女二  
人皆適士族孫十三人曾元無慮數十人皆能取科第  
仕宦有聞於時光緒中徠孫湖北補用道任武昌知府  
曰大湜者以謂公事具載  
國史而世或不能盡知乃請爲家傳藏之宗祏以詔後  
世子孫且以諭其鄉里於是爲論著公事之大者俾後  
之人有考焉

張裕釗曰有苗自唐虞之盛不能臣及我

世廟任鄂文端舉生民以來之蠻區一變革之豈不偉哉方事之殷中外動色相駭羣疑交訐今觀公及鄂文端所相與問答語然後知天下事無不可圖者所難惟得其人耳然予嘗睹世所謂賢者能者遭時之艱則一以不可爲愬謝之心心兢兢補綴苟焉以偷一日之安顧不知其後之伊胡底也烏乎亦獨何哉亦獨何哉

方府君家傳

君姓方氏諱某字秋岡湖北興國州人余嘗銘君考贈君之墓又爲君伯兄善化君傳旣詳其家世矣初贈君死白蓮教之難藁葬秦中君旣長持千錢獨身走三千



里往求其喪有盧翁家秦中者君婦翁也家富饒遇君厚甚是時君家貧或說君留依盧翁割田宅以居爲利君曰父不得歸先人兆域兄不得拜父之墓弟不得奉母之祀徒役於利獨與妻孥留此世之人則能之卒以贈君喪歸與伯兄居居貧苦身兄弟相友弟怡然及善化君成進士爲縣令湖南君從歷數任財賄出內囊篋細碎一需君力飭其家無敢習爲仕族華靡事壹如在約時曰吾無以益吾兄庶以此成其廉當道光辛卯壬辰之際湖南北連歲大水中原更徭民之變善化君捐廉俸倡士民飲食餓者又供億過境王師資糧屢紛擾

艱棘一任君辦治事立而民獲其所善化君之初權鄙  
也有役持府牒至縣索賄張甚善化君欲杖之幕友固  
爭君曰畏上官縱姦役使虐一縣民何以縣令爲杖之  
不悅於府不過罷官歸耳力貧猶能爲人柰何乎忍此  
善化君遂杖之而知府果不熹思有以中傷之然善化  
君卒不悔君亦不沮當時皆多善化君能庸善以抗疆  
禦而君能以義贊成其兄之美爲皆賢遠於人君篤厚  
出天性其赴義若飢渴於飲食仁其親以及於人有某  
者君從兄溺某水所君往求得一尸水際驗之非是從  
者欲弃不收君曰有如人得吾兄而弃之於我何如卒

爲棺斂瘞之亦旋獲某尸於百里外以歸旣又爲存其  
家撫其孤子至今以爲君德其在湖南歲寄白金以遺  
里之貧人在家買田捐緡錢爲曾祖以下祭祀之用其  
餘利及於諸兄弟君之善夥矣今取其尤難能者君有  
子三人翊元候補知縣某縣學生皆能守其家法而翊  
元力學行而甚文善於裕釗狀君行義來告裕釗曰君  
求親喪數千里外奔所欲來歸佐伯兄爲循吏人有父  
莫不爲子有兄莫不爲弟如君其能爲人子爲人弟矣  
君幼常讀書敏甚逾時而卒三經其世父以生計命弃  
去君終身以未得竟學爲憾雖然學將以何爲如君之

脩於內者雖彼學者何以過之哉

贈中議大夫前浙江甯紹台道方君家傳

府君諱桂字友蘭號雲軒姓方氏湖南巴陵人父顯廣  
西巡撫裕釗嘗爲之家傳既詳其繫世矣府君以雍正  
壬子舉於鄉從巡撫公平貴州苗議叙隨帶軍功加一  
級巡撫公卒既除喪引

見以知縣發廣東權會同縣補英德兼權曲江調潮陽  
以大計卓異引

見

賜朝衣一襲擢雲南昆陽州權安甯甯兼攝易門縣

事復任昆陽乾隆二十年

詔置臣舉可任知府者大吏交章薦府君擢臨安府知府權澂江調東川道遭繼母憂去官服除授甘肅鞏昌府知府調蘭州遷浙江甯紹台道入

覲

賜朋黨論拓本一貂皮二紫金錠一香珠一三十三年

以估船事獲罪戍伊犁三十七年

召還五十一年卒於家後以子貴

贈中議大夫府君爲吏熟知民之利病而精察吏事其仁民如其骨肉然聞有利於民竭力就之如不及民所

不便必釐剔而更張之長養其羸弱而鉏其暴彊者奸  
吏蠹役豪黨根株痛斷小民咸得其處故所在以治安  
甯惡民楊珍暴橫閭里虎狼行前數州牧莫敢誰何者  
府君捕至痛懲之安甯人人額手誦府君其後府君再  
至有遮道先迎者問之楊珍也則已改弃宿惡稱善士  
焉於是知府君之治革暴頑矣府君始官廣東游歷雲  
南甘肅先後治縣四州三典郡五所至有聲績循良聞  
於天下其遷甯紹台道入母憂去官賦刻甘肅鞏昌  
覲至京師也宰相陳文恭公迎而亟問之曰君在甘所  
施設何而舒司寇稱之亟也先是甘肅平涼慶陽鞏昌

三郡大饑

詔例賑外展賑二月撥西安藩庫銀六十萬濟之府君以蘭州知府奉檄往故事首郡不外從役總督文襄公舒赫德以謂賑饑至重也非方某故莫能任此者至平涼數日西安餉未至民待食急會部撥城工銀三十萬過平涼府君則以便宜輒截留主者難之府君曰今日之事猶救焚拚溺也苟獲罪某專執其咎饑眾卒賴以全文襄公聞則大以爲善具以其事對文恭公歎息久之曰司寇之言爲不誣矣其爲官尤長讞獄潮陽俗故健訟始至宿獄山積府君日晨出坐堂皇決獄日晡乃

飯飯已復出四鼓猶未寢不數月宿獄三千有五十一  
刮剝絕世所未嘗聞也英德民有爲何人所殺者賊不  
得而有遺刀其旁府君悉集鐵工示之刀問得造者主  
名捕鞫壹服船人以舟中賈客入城遂不返不知所如  
往告請捕治檢賈客物皆自若眾謂船人無與也久之  
得一尸帽峯山下腐不可辯識腰乃有繫鑰以試賈客  
篋鎖牝牡適相入知爲賈客尸矣終不知賊誰何府君  
諦視良久曰賈客船人殺之也帽峯山居縣城北若尸  
從城中來當北首今尸南首是自舟中來晰矣以訊船  
人立吐實它發奸摘伏如神多類此然當時士大夫尤



重府君能急惠利達權衡遇事敢擔荷近古名臣風迹  
謂折獄其餘事云子應清山西雁平兵備道有治績應  
任應和皆貢生應綬縣學廩膳生應綸浙江鹽運使後  
嗣多以科第仕宦顯者

論曰所謂估船事者故事定海營防戰艦三歲一脩六  
歲再脩九歲則更造其故船移甯波船廠取值輸之官  
命曰折變一船例爲值■六十四金有奇時有趕艚船  
二水艚船一盡九歲尙頗完議復展三歲及三歲當折  
變矣會奉檄裁汰戰艦裁汰例諸未及年限船以時值  
定估無成數府君謂三船雖已及年限而適會裁汰令

下宜用依時值估例增倍之爲百二十四金有奇事上大府慮不實命提標中軍李國樑往會估復議倍爲百八十五金有奇大府以爲可許之奏銷入部議以聞上詔浙江巡撫更遴員覆估巡撫某以某遊擊往遊擊佞邪人也利其事頗動作以怵府君或謂府君宜少通意府君曰是事吾自問故無他若以賄行是無罪而有罪也不爲動遊擊恨焉歸構之巡撫估值驟增三百二十三金有奇逮府君對簿府君至曰會估爲李國樑若某有利於此國樑必與焉否則豈甘爲某隱代人受過者直問此事一白矣巡撫爲弗聞已乃一掃滅去會估

事而以短佑劾奏府君由是獲罪戍伊犁府君故尤以  
廉節著稱前後所蒞雖脂膏沃區曷日奸貪窟穴一不  
以自私英德人至以方包孝肅謂英德令惟方君不役  
我取一英石也其清節如此然卒被誣汙言嬰嚴譴至  
於困躓以終烏乎大臣不爲以也自烹而歸蓋志效學  
國愛惜人才聽用讒慝憮人而以自快其私君子之務  
實心實事不苟阿以徇人者安所逃其禍哉悲夫  
先府君暨先妣事略  
先府君名曾公嘗表其墓曰先昌  
府君姓張氏諱善準字樹程一字平泉自號曰愚公湖  
北武昌人自先世世有文學敦行孝義鄉里稱積善之

家曰張氏曾祖諱維滄國子監生孝義里爾蘇善文  
馳贈脩職郎祖諱本用歲貢生任廣濟縣學訓導考諱  
以誥國子監生今湘鄉相國會公嘗表其墓曰武昌張  
府君者也府君少服先人之訓長而刻苦自勵於學蚤  
歲補諸生以制舉文有名於時善化賀督學熙齡尤激  
賞之拔冠其曹然府君顧不以此自憙而獨壹志於學  
問於古尤篤耆浚儀王氏困學紀聞岷山顧氏日知錄  
二書以謂考證家惟二家之書最爲周於用嘗刺取其  
要都爲一編手錄至數過年五十遂絕意進取爲歲貢生  
以終身雖不仕而隱然懷耿介之節居平於一身豐約

得喪未嘗以措意至閭  
國家中失安危善敗乃憂樂之如其家事咸豐中南中  
亂起當世任事諸公多抗節死王事府君聞尤悼慟若  
喪親戚語及泫然淚霑下一日篝燈夜讀書忽甚悲失  
聲舉家驚往視府君方手一編顧曰無它也有傳胡巡  
撫祭李九帥文至者余讀之悲甚乃不自覺耳胡巡撫  
者益陽胡文忠公林翼李忠武公續賓當時稱李九帥  
也自是家人聞外間兵事至相戒不敢以聞居平愛樂  
慕望天下忠賢良臣如不克見而深疾貪汙不職之人  
與當世士居家專壹者財利以故俗日益壞而亂無時

已每獨居燕語及與知友書言之絕痛又嘗誠裕釗汝  
吏才短尙無求仕然苟一旦仕則必無爲身家謀且旣  
仕則汝身爲

國家之有雖余亦不得子也遇物故恭慎雖至卑幼必  
恂恂致敬禮嘗曰居家亶當一意務卑下慎密毋獲罪  
於人若居官則死生以之然府君家居遇族郇知友媻  
好有患禍疾疢蚤夜奔走在視徧任其勞苦其人其家  
望府君以爲倚恃及其後聞府君之卒恍若徹屋而露  
處其卒以同治三年十二月十日年六十有九所著有  
史學提要續編凡六卷藏於家其爲學至老不少懈卒

之前幾日猶操筆治輿地圖府君既卒明年二月十九日而先妣金孺人卒慟乎距府君之卒三月耳孺人同邑

馳贈脩職郎諸生諱昭煥之女年二十三歸府君生子裕錯及裕釗二人女子子二人孺人外家故高貲富室諸舅取科第爲世間人孺人之歸也夫家父母家皆鼎盛孺人躬執儉約未嘗有富貴之容其後連歲大水田廬毀敗家始益窶府君間授徒外出孺人持家事尤艱苦每歲農時辯色起日具數十人食盛暑汗泚於顙日不遑暇食夜深不得寢初不言勞裕釗記幼時某歲歲除

孺人居爨下促促治酒漿家人飯且畢孺人乃始飯甫  
執箸謾曰一事幾忘之族中某當遺之食某孤嫠當與  
羹肉立起入厨俾人遺之諸子謂母屬勞甚胡不俟飯  
畢邪孺人曰少時飯何害我心不此釋也其好勤勞而  
不遺阨窮多此類病革時有媪來問疾孺人以其孤苦  
素周之者也猶指以屬諸婦曰它日汝等善遇之孺人  
自少讀書通大義故平生於財物無所顧藉處族姍間  
尤能喻府君之志而曲成其義其間蓋多曲艱隱戾不  
可以言盡者卒年七十有三時世母未孺人且八十矣  
撫孺人而泣謂裕釗等曰自吾與汝母爲張氏婦五十



年未嘗以一日至面赤也語未嘗不歡汝母亡今不可  
復得矣因哭盡哀諸子婦及羣從子婦聞皆慟哭不可  
止府君晚歲患痔漏甚劇孺人亦患咳歷二十餘年秋  
冬常臥牀蓐至春深乃稍能起以家貧故侍奉多缺至  
今中夜思之泣自以不可爲人舉體皆栗慟乎將安贖  
此罪哉

蟲單傳

蟲單者楚人也其先代有鳴蜩者當夏后氏之世以能  
候時節勸課農事佐公劉治豳及周有天下追論其功  
以詩歌之其後有蜩與蟬者仕於殷紂殷亡人因並罪

之黜爲民其子孫散居諸國處山澤之間在宋鄭者曰  
蜎蜎在秦者曰蚴蚴在齊者曰蟣蟣其女爲齊王后以  
怨死者也其在楚者曰蛤蚶蛤蚶之後顯於秦漢之際  
皆以列侯將軍九卿入侍天子當是時蟲氏最號貴盛  
而單尤稱爲賢善音樂有文章然性孤潔不樂與人偕  
故自名曰單高帝時以行能清高薦爲諫大夫侍中甚  
見親任嘗以黃金塗飾冠冠之使垂綏侍左右丞相何  
曲逆侯平功最高及季布陸賈諸公當世名人也見單  
皆願俯首承下之然單遇之常落落然將軍曲成侯蟲達  
不與單同出慕單爲人請均爲宗族單不可高帝惠帝

相繼崩呂后稱制宦者始顯用事單時久常與中黃門  
貂等偕心恥之一日弃官去入商洛山中不復出遇佳  
山水穹林茂樹輒終歲留長日獨坐樹間縱聲哦誦窮  
晷夕不倦人或竊聽之皆莫能辨識意其所讀皆皇古  
上世鳥迹蟲篆幽經怪牒當世所未見也晚乃好神僊  
家言求得辟穀方專精學之日惟吐納呼吸餐朝露於  
時俗人一無所求請久之頗通神化無秣日而知四時  
之運又能化身中爲五色其後益厭薄人世塵垢污濁  
常獨居遠想望之儻乎若不可測居無何客往候不見  
單遂不知所終元封中上行幸泰山人或見之深山中



濂亭文集卷八

武昌張裕釗廉卿

游狼山記

光緒二年秋八月黎莼齋筦榷務通州余過焉既望與  
莼齋游於州南之狼山山多古松桂檜栢數百株倚山  
爲寺寺錯樹閒最上爲支雲塔危踞山巔萬景畢納迤  
下若萃景樓及准提福慧諸庵亦絕幽窈所至僧舍房  
廊屈曲左右蒼翠環合遠絕塵境側身回矚江海蕩天  
近在戶牖隔江昭文常熟諸山青出林際蔚然時秋殷  
中海氣正白怒濤西上皓若素蜺滅沒隱見余與莼齋

顧而樂之狼山淮揚以東雄特勝處也江水自岷蜀徑  
吳楚行萬里至是灑泔渺莽與海合會山川控引界絕  
華戎天地之所設險王公以是慎固古今豪桀志士之  
所俾睨而籌也昔阮籍遭晉室之亂作詠懷詩以見志  
登廣武山歎悼時之無人今余與蕤齋幸值茲世寇亂  
殄息區內無事蕃夷絕域約結堅明中外以恬熙相慶  
深憂長計復奚以爲余又益藁枯朽鈍爲時屏弃獨思  
遺外身世捐去萬事徜徉於茲山之上蔭茂樹而擷澗  
芳臨望山海慨然憑弔千載之興亡左挾書冊右持酒  
杯獻歌偃仰以終其身人世是非理亂天地四時變移

眇若墜葉與飄風於先生乎何有哉歸書而爲之記

游虞山記

沈季子麟雙百中妙寺僧具酒菓登醜餘

十八日與黎蕤齋游狼山坐萃景樓望虞山樂之二十  
一日買舟渡江明晨及常熟時趙易州惠甫適解官歸  
居於常熟遂偕往遊焉虞山尻尾東入常熟城出城迤  
西綿二十里四面皆廣野山亘其中其最勝爲拂水巖  
巨石高數十尺層積駢疊若累芝菌若重鉅盤爲臺色  
蒼碧丹赭斑駁晃耀溢曰有二石中分曰劍門騁擘屹  
立詭異殆不可狀踞巖俯視平疇廣衍數萬頃澄湖奔  
溪縱橫蕩潏其閒繡畫天施南望毘陵震澤連山青翠

相屬厥高鑱雲雨氣日光叅錯出諸峯上水陰上薄盪  
摩闔開變滅無瞬息定其外蒼煙渺靄圍繚光色純天  
決皆窮睇神與極馳巖之麓爲拂水山莊舊趾錢牧齋  
之所嘗居也嗟乎以茲邱之勝錢氏惘不能藏於此終  
焉余與易州乃樂而不能去云巖阿爲維摩寺經亂秦  
半燬矣出寺西行少折踰嶺而北雲海豁開杳若天外  
而狼山忽焉在前余指謂易州亦昔游其上也又西下  
爲三峯寺所在室宇每每可憩息臨望多古樹有羅漢  
松一株剝脫拳禿類數百年物寺僧具酒菓筍麵餉余  
兩人一曰曰炭矣循山北過安福寺唐人常建詩所謂



山寺者也幽邃稱建詩語寺多木穉華由寺以往芳馥  
載塗返自常熟北門至言子仲雍墓其上爲辛峯亭日  
已夕山徑危仄不可上期以翼日往風雨復不果二十  
四日遂放舟趣吳門行數十里虞山猶蜿蜒在蓬戶望  
之瞭然令人欲返棹復至焉

愚園雅集圖記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畢陬之月集耆宿英彥之屬十有  
八人觴於江甯城南之愚園園故明徐氏西園舊址主  
人因而更營之亭臺池館花石竹木之勝稱於一時行  
尋坐照趣昭物博觴詠極樂竟日乃罷是日白樂天生

日也故以其期集焉昔樂天當唐室之衰邁值讒媚遠跡高舉晚歸洛陽於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馮宅息躬其中窮極池臺水竹棊酒弦歌之樂爲池上篇以紀其事然此猶曰全身遠害閒居獨游而已其刻蘇州以九日宴集醉題郡樓乃益酣嬉淋漓快然其自得恣情而罔恤當是時朝政昏瞶牛李朋黨交煽河朔再亂中外交訌樂天豈一無所關其慮而誠有樂乎此哉蓋君子之處於世夷懌險艱不能以一致或中有不自得則壹放意於林泉巖壑賓朋讌集以自遣若劉伯倫陶淵明之耽耆於酒倪迂顧阿瑛冒辟疆之徒當元明之季

園亭賓客之盛甲於東南而杜子美值天寶亂起飲李  
氏園其爲詩乃曰上古葛天民不遺黃屋憂至今阮籍  
輩熟醉爲身謀可以知其趣已其在成都迺至與田父  
泥飲狎蕩慎到而不厭况其所遇爲耆彥勝流者邪其  
爲樂豈復可意量邪故當其流連景光襄羊亭沼俾倪  
竹石倚裳連襪狂飲大噉放形遺物橫行闊視忘得喪  
外非譽齊彭殤混侯虜寵辱不驚理亂不聞頽然與造  
物者游而眾莫知其所以乃以全其真而得其志此昔  
之君子胥先後而若出一塗者無慮皆以是也今諸賢  
之集其與樂天暨昔之君子之所志未知何如然茲游

之樂不可以無述也主人既屬黃沛皆太守為之圖又

介范月槎丈屬裕釗為之記裕釗辭不文則益固以請

既卒不獲辭乃為記之如此武昌張裕釗書其志此昔

代湘鄉曾相國重修金山江天寺記猶不聞蘇然與哉

金山自昔名勝稱天下由六朝而後崇飾梵宮盛侈游

詠歷千有餘載軼興軼衰至於蘇景武襄羊亭卧軒於

國朝軼興軼衰而不知其祖國蘇嘗有視前各派其

聖祖補氣良焉有以賦其賦曰其蘇效勝致至與田父

高宗其蘇蘇武曰古葛天俎不蘇黃望變至合詞蘇

省方巡守相繼甲蘇東南而蘇年美前天寶指賦繪李

駐蹕於此當是時其率圖蕃鄰金山興靈文極深矣  
列聖深仁厚澤涵濡薄海中外禔福代著其效無  
翠華所莅萬姓歡忭鼓舞寺觀之作增飾崇麗踰於往  
昔康熙中  
詔賜江天寺額

天子先後賁龍章於其上照耀江山昭垂來葉稱說弗  
衰游觀之區蓋莫尙於此已逮咸豐中遘粵賊之亂崇  
臺傑閣琳宮紺宇蕩焉無遺憂時攬古者眾以悼於其  
心蓋依古以來金山之盛未有過於我  
朝其焚燬之烈亦未有逾於今日者也賊旣平國藩奉

命來督江南百廢叢脞日不暇給其後復奉平國藩奉  
命視師北方今合肥相國李公鴻章來權兩江始議修  
復金山寺宇事未及集亦以奉朝獻古晉報以朝獻其  
命視師去及馬端敏公新貽莅任乃始檄候補道薛書  
常董其役馬公薨而國藩復由直隸調任南還越明年  
十一月而金山之役竣自供奉

宸翰之所浮屠之宮登覽憩息之館至於庖湍齋房都  
若干區一仍舊制溯經始至落成閱二歲有餘糜白金  
三萬有奇於是所謂金山江天寺者乃遂復其故焉相  
國李公屬國藩爲記其事國藩惟金山興廢之迹夥矣

以其名與地之著也故曩者之廢過者尤心惻焉當粵  
賊盜據金陵環吳之疆如崩如沸疇暇問斯寺之脩復  
而今乃克覩其成若是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於西而夷  
於東而濟川流而澤止谷墳而陵圯古今者盛衰興敗  
臧否成毀遞相禪而成焉者也人事與天運故叅會而  
乘於其機天道培栽而覆傾人道傾否而持盈當其善  
敗之旣著悅焉若出於慮表而莫知所由徐而覘之則  
莫不有端焉以浸而致乎其極也自萬事萬物洪纖鉅  
細靡不由是若金山者處江山之交而據東南之勝其  
興若廢乃尤與時之治亂相爲消息以往者之盛而至

於廢既廢矣而復興於今由今以往廢興之運成敗之  
應天固實主其間抑豈非人之與有責者哉今馬端敏  
公既前徂謝相國李公又遠在畿甸皆不獲見此寺之  
成獨國藩幸得見之而且頽然老矣後之人或不以斯  
言爲可弃而深念乎此烏乎豈獨茲山之幸也歟於是  
爲紀其興事藏功之始末與其庀材賦工之詳並余之  
所以致其意者寓焉以諭來者且以質之李公云同治  
十年十二月朔有三日記中而錄民盛而觀於西而東  
金陵曾文正公祠脩葺記龍收將觀如聞祺表之餘  
同治十一年春曾文正公薨之歲盛者故余賦語當



詔天下凡公嘗所立功行省皆建祠祀之而公之功於金陵尤最又先後三蒞金陵其施澤彌深且久於是建祠於城西之龍蟠里旣成補用副將兩江督標左營游擊王君廷貴者故曾文正公所拔識裕釗嘗以文祝其五十壽曰王覲臣副戎者也懼歲久祠地壞乃謀諸往日門生故吏舊部將校醵金錢購置室屋收其僦值以爲修葺之資數年王君卒記名提督督標中軍副將譚君某繼經紀其事於是屬裕釗爲之記且告將刊之貞石以垂無窮裕釗惟文正公之澤在天下結於人人之心而金陵人尤謳思至今弗衰雖愚夫孺子莫不感激

垂涕顧或賴文正公之力致身通顯安富尊榮至乃孤  
恩負德文正公既歿而遂倍之烏乎彼獨非人心者歟  
王君一武人非有所希幸而拳拳若是譚君又益繼之  
如彼等者聞之宜少愧已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  
伯所芟夫召伯之德誠遠矣蔽芾之詩人豈不亦忠厚  
矣乎裕釗故嘉兩君之義樂爲推論其事並取釀集金  
錢人名氏與所購置室屋收取僦值之最具刻於石俾  
來者加之意焉光緒七年春三月武昌張裕釗記  
代某學使安陸府試院增脩號舍記  
安陸府試院舊在石城門前明察故址而公之故址

國初順治中所建也地卑下積潦無所洩人咸病之道  
光可亥始改卜於陽春臺之左咸豐丙辰京山土寇陷  
郡城試院燬焉至明年復故然其號舍僅若干每歲科  
試至者或苦隘不足以容蓋自軍興以來海內士民懷  
敵愾之義捐金錢助饗糈亦然未嘗不踴躍輸助也  
天子嘉之加惠諸州縣輸銀至萬兩者得廣學額一名  
箸爲令於是安陸諸屬邑皆得廣學額至數名士爭景  
附就試者滋益多矣同治乙丑春余以歲試至安陸太  
守覺羅同君告余以議增號舍余趨之及今秋科試至  
則增作之號舍功已葳矣先是試院中甬道空地甚曠

遠因卽其地爲之且兼用形家言謂前此病曠遠宜實之使氣鍾聚也旣至太守屬余爲記其事余惟採揚旌國家嘉臣庶之義推恩以惠士類太守又承宣德意益擴試院而大其規上之人所致益於士而無已者如是其至也則士之所宜自益以副上之求者何如哉夫上下之相求君子固恥相爲市然未嘗不相爲報也上之人博試士而進之其所求於士也亦厚矣然則士必益增脩其故使壹足以饜其求無苟焉域於卑近而已也夫而後於郊外試闕春臺之式氣豐而氣京山士家辭聖天子與賢卿大夫之所益於士者庶其無負也已

役也經始於六月四日訖八月十日告成增作之號舍  
八百餘所合前凡二千五百有奇同治五年九月某日  
記

北山獨游記

余讀書馬蹟鄉之山寺望其北一峯崒然而高嘗心欲  
至焉無與偕弗果遂一日奮然獨往攀籐葛而上意銳  
甚及山之半足力勦止復進益上則澗水縱橫草間微  
徑如烟縷詰曲交錯出惑不可辨識又益前聞虛響振  
動顧視來者無一人益荒涼慘慄余心動欲止者屢矣  
然終不釋鼓勇益前遂陟其巔至則空曠寥廓目窮無

澗亭文集卷八  
九  
際自近及遠窪者隆者布者搏者迤者峙者環者倚者  
怪者妍者去相背者來相御者吾身之所未歷一左右  
望而萬有皆貢其狀畢效於吾前吾於是慨乎其有念  
也天下遼遠殊絕之境非先蔽志而獨決於一往不以  
勸而惑且懼而止者有能詣其極者乎是游也余旣得  
其意而快然以自愉於是歎余向之勸而惑且懼者之  
幾失之而幸余之不以是而止也乃泚筆而記之

祭胡文忠公文

嗚呼惟公之生淵岳孕精渥注神馬自天來下不識鞞  
羈聊浪九野歷塊一蹶溲乎來歸鳴玉和鸞中於天機

始迹黔徼擾畜蠻夷雞豚稔黍易我獠狃功施譽流霆  
震風揮爰躋監貳滂膺封圻江流東瀉羣克披猖

帝假一臂搃賊之亢西睨悼慄屢眴而傾軀猶豺狼百  
萬噤聲堅城老窟賊所根柢高步蹴之一剷千里皖鄂  
連壤莽莽相屬昔也如燔今也如沐任將選吏治兵治  
民爾賢爾能我弟我昆弊政昏俗牢關深根手抉其扃  
萬日一新如寐斯覺覩日在農公昔莅茲楚人實倚聞  
公之喪愕焉失恃臨沒遺憾逋寇未殪疏薦忠賢碁布  
重地禱茲來者嗣我之志憂國之蓋死生罔替藐焉小  
子曩辱公知送喪不及有淚如縻瞻望遠道馳辭抒悲





袞者若金競躍容於一治公益龕亂再造九區忠誠饋  
餽雲龍并扶手提萬眾摧蕩匈渠南掩楊越北極女水  
西指昆侖東至於海六寓塞開天海清泚老涕孺嬉絕  
蘇叱起凡公樹立橫被八垠紛千萬億橫自之民怙公  
若父嚴公若神豈謂我公睇若浮雲獨居深曠莫眄其  
津岌之所駭公之所哈公跂莫至晨舉暮伊疊疊其邁  
戰戰其危贊元消沴潛運密移天眷

聖清庶其予回孰謂我功我其敢知孰謂我罪我其敢  
辭公平卓越亶惟在斯徽烈之多迺公糠粃人之不諒  
云公透池吁嗟近古疇則躋茲如何奄忽天實罔極

九重震悼萬姓雨泣矧我小子靡所比似薄陋滯拙世之所弃辱荷公知區區文字譬海納川我乃涓澮暇日請謁公屢色喜評權古今往往移晷矜我誨我我礪我砥翼我燾我畀我無已我屬別公昔冬之季孰云幾日遂隔萬世天下之慟一身之私哀來無端涕隕如縻公乎有知其稔予悲鳴乎哀哉尙饗

祭楊慰農先生文

維某年月日門下士張裕錯裕釗謹以酒醪牲體魚腊之儀致祭於慰農先生之靈烏乎在昔我聞師及先子總角斷金至於沒齒維錯與釗甫童而髻俶從師游先

子命我我實不材瓦礫樗薪師一見之如塗獲珍加我  
於膝飫以聖文欲落其實曰糞其根寒遷暑貿五載之  
勤誰謂泊長駑駘不前錯途多舛婁蹇而顛釗裁一駕  
稅乃終焉後選干戈萬塗沸糜師宦鄖襄穹林傾碣錯  
釗敞罔或羈或馳樊山嵒嶮漾水渺瀰風飈雲霾皇師  
千里中師假歸先子逝矣辱師親弔室未遑入問所藏  
地往睇而泣誠結於中匪世所及維師遇物其厚有倍  
尤於舊故終始不怠骨肉之愛延於兩世立今追往一  
一可涕自先子沒怛焉靡恃豈知今日師又逝只熒熒  
藐孤如籜斯委學旣不進行復不植百靡一成孤公盛

德莫此醪羞以志哀惻尚饗更不辭百龜一知將公

一何前自表于外即謂氣壯豈暇今日論文世只焚

大欲薄如發誠不意骨肉之愛既然兩封立今豈

此并親而並婚錄效申親封祀又兼神聖其乳食

千里申論則謂表于世矣氣神錄印定未嘗不

論始因如謂其帳焚由謂與水媽斷風烈

外感烈烈發于父萬金將藥酒宜指

陣痛臨前耳語傳小節錄發冬

氣祖相與聖家婚者其有日黃其

年命其廷寶不

其命其廷寶不